



列 宁

怎 么 办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怎 么 办？

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本书譯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这次排印第二版时,譯者对譯文又作了一次修訂。

列 宁
怎 么 办 ?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 插页 2 · 字数 136,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2版

1965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462 定价 (四) 0.52 元

印数 42,001—99,000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評自由”	6
(一) 什么是“批評自由”?	6
(二) “批評自由”的新拥护者	10
(三) 俄国的批評派	15
(四) 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	22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8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29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33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42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52
(一) 政治鼓动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53
(二) 馬尔丁諾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諾夫的意见	63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66
(四) 經濟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72
(五) 工人阶级是爭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75
(六) 又是“誹謗者”, 又是“捏造者”	91
四 經濟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	94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95
(二) 手工业方式和經濟主义	99
(三) 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106
(四) 組織工作的規模	121

(五) “陰謀”組織和“民主制”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五 全俄政治報“計劃”	
(一) 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	
(二) 報紙能不能成為集體的組織者?	
(三) 我們需要什麼樣式的組織?	1
結束語	1
附錄 “火星報”同“工人事業”雜誌實行統一的嘗試	1
對“怎麼辦?”一書的一個更正	14
注釋	14

怎么办？

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¹

“……党内斗争給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党的軟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薩尔 1852 年 6 月

24 日給馬克思的信）

写于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1902 年 3 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7 年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文集的原文作过校訂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計劃，本書的任務是要詳細發揮“從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報”第4號）一文^①中所發表的那些思想。我們應當首先向讀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許的諾言（這些諾言在答复許多私人詢問和信件時也一再重復過）履行得太遲了。這樣遲緩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間曾經試圖把所有僑居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統一起來。當時自然應當等待這次嘗試的結果，因為這次嘗試如果成功，我們也許就要從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火星報”對於組織問題的观点；無論如何，這樣的成功可以保證很快消除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存在兩種派別的現象。讀者知道，這次嘗試結果失敗了，而且，正像我們在下面將要竭力證明的那樣，“工人事業”雜誌在第10期上重新轉向經濟主義以後，這次嘗試也不能不失敗。同這個模糊不清，缺乏明確性，但因而也就更為牢固並能在各種形式下復活起來的派別作堅決的鬥爭，已經是絕對必要的事情。因此本書的原定計劃，也就有所改變並且大大地擴充了。

本書的主題，本來應當是“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的政治鼓動的性質和主要內容，我們的組織任務，在各地同時着手建立全俄的戰鬥組織的計劃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早已感覺興趣，還在一次試圖使“工人報”復刊（歷次嘗試都沒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有成功)的时候(見第五章),就想在这个報紙上提出这些問題了。但是,原定計劃,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問題,并且尽可能用正面叙述方式說明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論战方式的計劃,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而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原来經濟主义比我們所設想的要頑強得多(我們所用的經濟主义这个詞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篇可以說是定出了本书大綱的“同經濟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的文章已經說明这一点^①)。現在已經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問題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內两个派別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什么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主义者看見我們在“火星报”上实际宣传我們的观点而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說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讲各的話,如果我們不ab ovo^②讲起,便什么也不可能讲清,所以必須作一次嘗試,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一切經濟主义者作一番系統的“解釋”。于是我就決定作这样一次嘗試,来“解釋”一番,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別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許的諾言。所以,除了为出版迟緩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飾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經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問題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較一般的問題談起:为什么像“批評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對我們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們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問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80—287頁。——編者注

② 从头。——編者注

題上都談不攏？其次，本來是要敘述我們對政治鼓動的性質和內容的觀點，現在則變成了說明工聯主義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本來是要敘述我們對組織任務的觀點，現在則變成了說明經濟主義者認為滿意的手工業方式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的革命家組織之間的區別。再次，人們用來反對全俄政治報“計劃”的意見越是沒有根據，人們越是不從實質上回答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問題，即我們怎樣才能在各地同時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組織的問題，我也就越是堅持這個“計劃”。最後，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幾點：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來防止同經濟主義者完全決裂，但是這一決裂畢竟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工人事業”雜誌已經具有一種特別的、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作用，因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現出來的不是徹底的經濟主義，而是那種構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整個時期的特點的混亂和動搖；所以我們同“工人事業”雜誌進行的初看起來似乎是過分詳細的論戰也是有意義的，因為不徹底結束這個時期，我們就不能前進。

尼·列寧

1902年2月

教条主义和“批評自由”

(一)什么是“批評自由”？

“批評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爭論中最常用的口号。爭論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評自由，初看起来，簡直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間，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嗎？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爭論双方意見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像外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詞了。”

其实，誰都知道，現代国际^①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經形成了

① 我要順便說明一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別間的爭執，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現象变成了国际的現象，这在現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非常令人欣慰的現象。从前，拉薩尔派与爱森納赫派²之間，盖得派与可能派³之間，費边社分子⁴与社会民主派之間，民意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間的爭論，始終純粹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爭論，所反映出来的，純粹是个别国家的特征，它們可以說是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的。而目前（这一点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費边社分子，法国的內閣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彼此称贊，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在这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运动內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也許会充分地巩固起来，足以消除早已籠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

两个派別，这两个派別之間的斗争，有时熾烈起来，火焰騰騰；有时又靜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決議”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采取“批評”态度的那个“新”派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点伯恩施坦已經十分肯定地讲明，米勒兰已經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为头头是道的“新”論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辯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論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貧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資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終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論，认为这个理論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們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轉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轉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評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無論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無論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許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經进行了这种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批評；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統地受到了这种批評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評”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納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①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別，按其內

① 此典出自羅馬神話，丘必特是掌管众神的最高之神，密納发是手艺、科学和艺术、教师 and 医生的保护之神。相传密納发女神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鎧甲、手执宝剑。因此，人們常常借此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譯者注

容來說，並不需要什麼發展和形成：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刊物上搬到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來的。

其次，如果說伯恩施坦的理論批評和政治欲望還有什麼人不明白，那末法國人已經設法把“新方法”具體表明了。法國在這一次也證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歷來的名譽，即它是“這樣一個國家，在它的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結局總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徹底”。（見恩格斯為馬克思的《Der 18 Brumaire》^①一書寫的序言）法國社會黨人並不談什麼理論，而是直接行動起來；法國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較發展的政治條件，所以他們能夠立刻轉到有種種後果的“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上去。米勒蘭做出了實行這種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的絕好的榜樣，難怪伯恩施坦和福爾馬爾都來極力為米勒蘭辯護，並且對他大加贊賞了！的確，既然社會民主黨實質上不過是個主張改良的黨，並且應當有公開承認這一點的勇氣，那末社會黨人也就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甚至應當時時刻刻力求做到這一點。既然民主制實質上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末社會黨人閣員為什麼不可以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的歡心呢？他為什麼不可以甚至在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為已經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的真諦之後，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為什麼不可以親自參加向那目前恰好被法國社會黨人叫做絞架、鞭子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專家的沙皇致賀呢？而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名譽掃地為代價，以敗壞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這種社會主義意識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為代價，換得的卻只是些實行微小改良的、聽起來頗為響亮的草案，這種改良真是微

^① “霧月十八日”⁵。——編者注

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些！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麼，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给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像那个空桶的寓言了^①。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道：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

^① 见克雷洛夫寓言“两只桶”。这个寓言讲有一辆车子运两只桶，其中一只是空桶，一路上晃晃荡荡，响声刺耳，弄得路人唯恐避之而不及。——译者注

向隨便什麼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里去。不過，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這個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鬥爭，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里去的人作鬥爭！

（二）“批評自由”的新擁護者

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工人事業”雜誌，最近（第10期）鄭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這個口號（“批評自由”），並且不是把它當做理論定理，而是當做政治要求，即為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國外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統一起來”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它說：“要達到堅固的統一，就要有批評自由。”（第36頁）

從這個聲明中可以得出兩個十分確定的結論：1.“工人事業”雜誌維護整個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2.“工人事業”雜誌要求機會主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活動的自由。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兩個結論。

“工人事業”雜誌“特別”不喜歡的，就是“‘火星報’和‘曙光’雜誌愛作預言，說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山岳派和吉倫特派必將決裂”^①。

① 把革命無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比做十八世紀革命資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雅各賓派即“山岳派”，和吉倫特派）的提法，見於“火星報”第2號（1901年2月）的社論。這篇社論的作者是普列漢諾夫。無論立憲民主黨人；“無題派”⁶或孟什維克，至今都很愛談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各賓派”。至於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事實，現在人們卻寧願默不做聲或者……把它忘掉。（這是作者為1907年版加的注釋。——編者注）

“工人事业”杂志編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們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馬克思主义者笔下写出这样的話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以想像的那样，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現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派别，包括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場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的。”（第32—33頁）

好一个大胆的断語！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實，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們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定說“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說法，是沒有拿出任何論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大概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关于自己所讲的話，那末他的断語也就无須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时竟以該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話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他随后所說的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說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頁），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完全的批評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他們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的害处”。

我們对此回答說：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簡直是“按伊洛瓦斯基⁷方式”来观察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人的意見，要解释德国社会党的一致和法国

社会党的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征，不必把軍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議會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經濟生活以及經濟发展的情况拿来对比，不必提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論上的錯誤（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②），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錯誤（拉薩尔）的斗争——同时发生的事实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法国人互相爭吵是因为他們不肯容忍；德国人彼此一致是因为他們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极端深奥的議論就“避开了”一件事实，一件完全推翻了維護伯恩斯坦主义者的言論的事实。伯恩斯坦主义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經驗才能給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的伯恩斯坦主义者曾經在自己的德国同道們的热烈贊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贊助下——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頁），试图独自站稳脚跟。这种援引法国人“不肯調和”的言論，除掉有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于杜林的观点的，当时他們在党代表大会上甚至紛紛公开地責备恩格斯，說他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态度进行爭辯等等。莫斯特和他的同志們提議（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Vorwärts》（“前进报”。——編者注）上不再登載恩格斯的論文，认为这些論文“絕大多數讀者都不感到兴趣”；而瓦耳泰希（Vahlteich）則說登載这些論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說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有貢獻的，“我們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大学教授們要彼此爭論，那末‘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爭論的場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們看，这也是維護“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